

清凉盈袖

□王太生

伏天读书,选一些清凉降火、去燥安神的文字,亦可在水边读,读一些绿植和凉食的文字,那些字在井水泡过,读之眉眼有潮气,伏案清凉盈袖。

酷热伏天,昼长夜短。天热时,试读王羲之《积雪凝寒帖》,“计与足下别廿六年,于今虽时书问,不解阔怀。省足下先后二书,但增叹慨。顷积雪凝寒,五十年中所无。想顷如常,冀来夏秋间,或复得足下问耳。比者悠悠,如何可言。”

那年月,先生与朋友分别,掰指头算来,已经廿六年,虽时常有书信往来,却难以舒解久别的思念情怀。先生读着朋友寄来的两封信,心生喟叹:最近积雪未消,天气严寒,是五十年来所未曾见的景象。想您近况一切如常,希望明年的夏秋之间,还能收到您的来信。

这样在冬天写的字,在天热时欣赏,或许会有一缕凉意。

清凉如薄荷的字,《小窗幽记》里面有一段:“盛暑持蒲,榻铺竹下,卧读《骚》《经》,树影筛风,浓阴蔽日,从竹蝉声,远远相续,遽然入梦。”

伏夏手摇蒲扇,将一小榻支于竹荫下,读《离骚》、《诗经》,口齿生香,风从树影间出,浓荫遮掩毒日头,一缕蝉鸣远远传来,其韵入梦。

在竹床被陆续放进博物馆的年代,人们躲在空调房里纳凉,总是怀念露天躺在一张竹床上,在天地间悠悠吸纳的凉意。

菜谱中也有清凉。林洪《山家清供》曾记暑日荷叶妙饮:“暑月,命客泛舟莲荡中,先以酒入荷叶束之,又包鱼鲊它叶内。俟舟回,风薰日炽,酒香鱼熟,各取酒和鲊。真佳适也。”将酒倒在碧绿的荷叶中包起来,饮酒时将荷叶刺破,酒由荷叶的柄流入口中。林洪曾在暑日约上三五好友泛舟莲荡,带上碧筒酒,用荷叶包上鱼鲊。兴尽回舟中,酒香鱼熟,那带着荷叶清香的佳酿入口,是何等惬意。

书中还有清新凉食:冷淘。宋代诗人王禹偁《甘菊冷淘》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淮南地甚暖,甘菊生篱根。长芽触土膏,小叶弄晴曦。采采忽盈把,洗去朝露痕。俸面新且细,溲撮如玉璫。随万落银缕,煮投寒泉盆。杂此青青色,芳香敌兰荪……”诗中,把“甘菊冷淘”的制法和特点写得一清二楚。面条是“煮投寒泉盆”做成的。由于掺进了甘菊汁,所以冷淘的颜色青青,“芳香敌兰荪”,可谓色香味俱佳了。元代《云林堂饮食制度集》中亦有“冷淘面制作法”,是用鳊鱼、鲈鱼、虾肉等做“浇头”的冷面,风味也佳美。

读诗亦可消暑。文天祥的西瓜诗,“下咽顿有烟火气,入齿便作冰雪声。”古人用西瓜消暑,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两首诗也说明了这一点,先一首:“碧蔓凌霜卧软沙,年来处处食西瓜。形模漫落淡如水,未可葡萄苜蓿夸。”再来一首:“昼出耕田夜绩麻,村庄女儿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一只大西瓜,可当午睡的枕头。



处暑天还暑

□潘玉毅

世间的事,总需要一个过程,暑意的消退也是如此。如果说立秋是秋天的彩排,那么处暑则是秋天的正式登场演出。处暑之日,从气象意义上来说,可以算是真正进入秋天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言道:“处,止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由此不难看出,处暑还是一个谐音,有出暑之意。但从人们肌肤上感受到的热度来说,暑意虽然较先前有所削弱,但并不是十分明显,热浪、高温总是在人不经意的時候卷土重来。尤其在长江以南,更是如此。

雷暴天气跟暑意相仿,已不似一个月前这般密集,气温却迟迟不肯降下来,仿佛小孩子正玩得兴头上,一时难以约束。人们越是盼着它安静下来,它闹得越是厉害。这个节气就是这么任性,故而还有个名叫“秋老虎”。民间谚语有云:“处暑天还暑,好似秋老虎。”

尽管空气里还有暑意,但树上知了的声音已经由密转疏,田里青蛙的呱呱之语也渐渐由高转低,雨还在下着,但已不似炎夏时那么骇人,说翻脸就翻脸。可能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修行,它的脾气变好了许多,知道暴力解决不了问题,因而学会了宛转的表达,但多情未改,时不时仍要抽泣几声,流下一行行的泪来。

记得高中时候,地理老师曾在课堂上说,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,但这种寒意于处暑时候的我们来说,似乎并不真实。宋人苏洵在诗中写道:“处暑无三日,新凉直万金。”从字面上理解,这句话应有两重含义:第一重

意思是说,处暑过后凉意生,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;第二重意思则是说虽然有了凉意,但并不深浓,甚至是若有若无的,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,故云“值万金”。由此约略可知,经历了酷暑煎熬的人们,对这新凉是多么的期待。

这时,在空调房里躲了一夏的都市人不约而同地探出了脑袋,感受着这个时令的气息,继而将整个身子都露了出来,或者坐车,或者骑车,或者步行,去郊区,去山里,野炊,烧烤,寻觅山野间的秋意,看天上的云卷云舒。在久远之前,古人就有“七月八月看巧云”一说,处暑的云不似春日的云天真烂漫、甜美可爱,也不似夏日的云多变,时而晴空万里,时而阴云密布,但它独有一种气质就是从容,从容不迫,好似闲庭漫步。

也有些人并不出门,窝在家里做白日梦。有道是,春困秋乏夏打盹。懒惰的人最是长情,对他们来说,管你天地变色,懒是一如既往的。你能找个理由难过,他们自然也能为自己与周公的梦晤找一个动听的理由。但勤快也是这个季节的一大特色,处暑前后,北方的谷物熟了,南方的休渔期也结束了,人们摩拳擦掌忙碌开了。

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,这个时候正在课堂里读着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:“……童子莫对,垂头而睡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,如助予之叹息。”下课铃一响,扔掉书本,操场里撒欢去了。

我们也可在宋画中蹭凉。宋代的茄子、西瓜、莲藕、萝卜、芋头、佛手、葡萄、石榴……隔空生凉。钱选《蔬果图》中,一只开口的西瓜,黑子红瓤,跃然纸上,独有一种清凉自在。

《槐阴消夏图》里,绿槐浓阴下,一高士袒胸赤足而卧,闭目养神,怡然自得,榻侧置雪景寒林图屏风,条案上罗列香炉、蜡台及书卷什物。

画僧巨然的《秋山问道图》,空旷,高远。其画气势温和厚重,石少而土多,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。山间谷地,浓密的树林中有几间茅屋,若隐若现,一条小径从柴门前弯弯曲曲地通往深谷。若将局部画面放大,茅屋中的人物清晰可见,他端坐在蒲团上,与后边侧身坐着的人交流着,估计那人便是问道者。明净的山色渲染衬托出高士风采;不远处的坡岸逶迤,草木丰茂,水边的蒲草随微风轻轻摇摆。

山中问路,林荫间,有不疾不徐的古道热肠和清澈澄明的慢生活。

第689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